

# 從社區到社群，「我們」的行動與反思

沈曜逸<sup>1</sup>、文章裡的大家

我是一個社區工作者，也是一個組織工作者，同時也是一名社會工作的研究生。曾經在一段屬於自己的書寫當中，看見了我所處在的社會工作，因此我決定要創造一條屬於自己的路。2007年，我選擇到一個萬華的「弱勢」社區中蹲點，一個人的自己，發現有很多的限制，當中的害怕、無奈、被動、迷失，使我決定要找一群人來共同的行動，彼此支撐著尋找更多的可能。

因此我與系上的老師共同合作，老師將他的課程變成服務學習的方式，希望學生們有一些開始接觸實務的機會，因而展開我能與系上的學弟妹共同投入社區工作的機緣。一開始，大家也是一樣，共同經歷著迷惘不知所措的開始，在我的提議底下，我們舉辦了一次我們命名為「渾沌、餛飩、魂頓」的活動，因而凝聚了團隊以及社區的彼此。此後，我們也陸續的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活動，幫助我們捲動自己也捲動社區的居民…

在這些活動中，我們開始有了一些反思，特別再接下來一門稱作「方案設計與評估」的課程當中，因為我們對話的產生，嘗試以一種非實證主義的方式來撰寫需求評估，因為我們發現引用一些數據和刻意呈現問題需求，與我們在社區實踐的經驗有很大的斷裂，那些理論和典範都無法解釋我們所要的，因此轉向為一種以自己經驗出發的方式來書寫我們認為的「需求」和「目的」。因而引發了很大的爭論，但我們發現我們在爭辯的過程，是讓自己很爽的，突破框架和限制的一次經驗。也使我们開始思考這是怎樣的一種典範？所謂的社會工作又是什麼？

大家發現，經過社區的「洗禮」，我們要為自己先「充權」自己，找尋真正的自我。而我們因為社區的實踐，所形成的社群也越來越凝聚，有著共同「革命」的情感。我以我自己作為組織工作者，如何組織這群學弟妹的歷程，來書寫我們的故事，以及我們在當中的對話，與集體產生出來的反思歷程。

**關鍵字：社區工作、社會工作、社工社群、組織工作**

---

<sup>1</sup> 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社工員

## 一、作為以「我們」的書寫…

這篇文章是我改編 2010 年一月在碩士班社區工作專題的期末報告，紀錄著 2008 年九月至 2009 年六月，我與輔大社工系第 29 屆學弟妹共同在社區和課堂發生的事情與對話。柏祥<sup>2</sup>是我在社區工作的夥伴，他也曾經將這些事情，試著以他們班的角度紀錄和整理下來，儘管如此，他仍有他的疑慮「這過程中，當由我自己去述說這個屬於團隊的故事時，似乎用我的觀點詮釋了這個社群的故事而將它變成我的，面對這個似乎無可避免的事，我們決定將現在的我們和當初的書寫重新的聚集起來，一起來述說這個關於我們與社區互相激盪的過程。」(李柏祥，2010)。

在我為這次研討會書寫時，我更面對了這些「焦慮」以及「正當性」，我不知道要如何辨別這些知識和論述是屬於誰的？因為這裡面有我的行動和反思，也有其他人的行動和反思，更有大家集體的行動和反思，作為一個社群的組織工作者，處理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容易的議題，我不希望就這樣收割大家集體的智慧和產出，獨自變成我自己的。但既然答應要產出一篇文章，我必然還是得站上一個位置書寫，書寫自己所看見的，我認為重要的地方，我決定就由我自己的脈絡出發，來看見屬於著「我們」…

我會用「我們」，我覺得「我們」很重要，因為沒有大家一起，我覺得就沒有這段過程。也因為這段過程，讓我們一起籌組了「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讓我更堅定在社區扎根的重要性、也讓我看見跟政府承接方案後，社區工作前後模式的不同與反思。這篇論述，我是要獻給當時的「我們」，希望大家有機會再回頭來看看這段故事，現在大家有的是實務工作者、有的還是學生、有的是在社區裡面一起工作的夥伴。我希望藉著我這個行動，一方面把我認為過去很重要的經驗給整理出來，做發表成為論述；另一方面，我希望藉著這篇文本，看能否再勾起大家的回憶，有機會再共同生產真正屬於「我們」的論述，這就是作為為什麼以「我們」為書寫。

---

<sup>2</sup> 輔大社工系第 29 屆的學生；目前也是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的社工員。從 2008 年一起工作到現在的夥伴。

## 二、序幕

能不能創造一條屬於自己的路？能不能去接近我想要對人的感覺？其實我慢慢的在找尋一個田野，想要在發展出一種不同的對話關係，我比較想要去實踐然後讓這些實踐累積自己的生命厚度，成為自己的知識。

這是我大三整理自己受到社工教育經驗所做的結論。我發現我被擺在一個建制好的社工教育裡面，我看到它的狹隘，他對助人工作的限制，所以我想要到一個田野裡頭，拓展我自己的經驗。2007年在我大四的時候，因緣際會遇了萬華區的一個「弱勢」社區。系上的羅秀華<sup>3</sup>老師，在萬華社區協力聯盟中，認識當時萬華青年次分區七位剛選上的里長，知道社區的里長，每天開放里辦公室的電腦，讓那邊的聚集無所事事的少年使用，他覺得這是社工專業進駐社區的一個機會，因此利用「社會資源運用」的課程，讓學弟妹以服務學習的方式進入到社區當中，當時是第一次採取這樣的方式進行課程，也配合著與社會系、護理系的一個整合型服務學習計畫一同進行著。一開始學弟妹有著莫名的壓力，不知道進入社區該如何開展他們自己的行動，於是學弟妹就看在對社區有點興趣和在社區領域實習的面子上，把我就這樣拉了進去，那年我大四上。

當時他們應該只把我當作在社區中行動救援的浮木，因為我沒有像他們被課程要求，所以很固定到社區裡面，比較多是在旁支持和鼓勵以及提供一些意見。但他們隨後就形成了自我組織，分區了幾個小組：青少年、拾荒長者、社區資源探訪組，還在社區中舉辦了第一次的聖誕晚會，我覺得他們在過程中，展現了許多豐富的創意和好玩，我稱爲他們是社區的開拓者(沈曜逸，2011)，爲社區打下了許多基礎，我覺得已經開始了，應該要想辦法如何繼續延續。很可惜的是，到下學期時就不再那麼多人定期地去社區服務，原因是方案結束了，大家也就覺得如此；再來是，大家想要轉戰其他場域進行自己的學習，想要延伸不同的視野，所以僅變成爲一兩位同學非間斷地在關心居民，而我卡在自己的狀態當中，也只是零星地參與社區的事情。

對我來說當時的狀況是這樣的，我大四，面臨生涯的選擇，看見一個很好的田野和兵役綁住了我，此外我也加入社工工會的籌組中，我一直猶豫不決，我到

---

<sup>3</sup>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也是我們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現任的理事長。

底要先去當兵好呢？還是我繼續延續我的實踐？那我要怎樣延續呢？延畢？還是考研究所？當時，延畢這條路對我來說，有點不太可行，因為找不出理由說服家庭，所以我就把命運交給了我是不是能考上研究所來決定，要不然我就會先去當完兵再來闖蕩。爲什麼這樣說呢？因爲我當時也都沒有準備要考研究所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最後一刻才去報名的，純粹就是賭上我這四年在輔大的所學，結果「不小心」地讓我繼續考上輔大社工的碩士班，讓我暫時「毫無顧忌」地可以做我自己想完成的事情，所以我想要繼續延續在社區裡面做的事情。

2008 年要升碩士班的暑假，我決定構思要如何重新開始。一開始思考的是，社區因爲課程的關係而中斷了，覺得不能再依靠課程來延續在社區的工作，所以心理想著是否能成立一個「社團」，藉由經營社團可以發揮學生的自主性來進行。另外一個思考，就是我得先熟悉這個社區的脈絡，因爲下半學期的活動太零星了，似乎得再跟里長建立起關係，告訴他我們還想延續在這裡的服務。於是利用暑假的前半段，開始招兵買馬，結果大家暑假都已經有安排自己的事情了，不是要暑期實習，就是要打工之類的，要不然就是還不清楚這個地方。

可是當時還是有兩位有興趣的人加入，就是阿金<sup>4</sup>和韻潔<sup>5</sup>。有他們兩位志願軍，但也不知道要從何開始才好，第一個總覺得我自己也還不是很認識這個地方，更何況是他們兩位；第二個大家暑假的時間都很分散，沒辦法找到同一個時間可以做事情。另外，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心生畏懼，即使覺得這是自己決定好要投入的事情，就是不敢踏出自己的第一步，那一步是很不願意的，就覺得這一切好像就交給我了，但我卻沒有被支持的感覺。就像我寫到的「我得承認，我會害怕一個人主動去建立關係。不能說是一定的害怕，但有時候主動與人建立關係的感覺很奇怪。我有點被動，習慣人家幫我介紹或牽線，我覺得這樣比較自然。或者是希望人家能夠推我一把，我不喜歡後面好像沒有人支持的感覺。走入社區的經驗，也許沒有大家所想的那麼勇敢。或許是一個膽小鬼(銅碗豆網誌<sup>6</sup>，2008.07.17)。」

---

<sup>4</sup> 阿金是第 30 屆的學弟，當時是他要升大二的暑假。

<sup>5</sup> 韻潔是第 29 屆的學妹，一開始都在旁邊遊走著，不願意因爲課程的規劃進到社區當中。現在是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的社工員。是現在我們在社區工作的夥伴之一。

<sup>6</sup> 銅碗豆網誌，是我在無名小站部落格的稱呼。這是元朝作家關漢卿《南呂一枝花·不伏老》結尾一段：「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而我的網誌於 2004 年十二月開張，現在最後一篇文章是 2010 年八月的時候。

這過程中，我還是硬逼著自己有事沒事到社區當中，或找學弟妹他們可以的時間跟他們湊在一起，或者參加萬華社區協力聯盟，讓在地的組織和人物認識我，知道我要在這個社區裡面，他們看見我這樣也會想要提供服務給我們。我們本來要與一個在地的基金會合作，共同為社區的少年提供街舞的服務，然後這項服務想說就交由阿金負責，結果之後負責的社工跟機構的上司有一些爭執，這個計畫就暫停了，而社工也離職了，這對阿金來講我覺得是他的一個傷口，所以他也就覺得這是他學的還不夠，要暫時離開。中途也有思芸<sup>7</sup>的加入，我覺得那時候像是抓到一個浮板，我覺得我們也沒有細膩地去對待彼此，在這種一切都不明朗的環境裡頭，我想他的狀態也是跟我一樣，也是害怕焦慮、迷思，於是他又輾轉的到另一個社區去了。找不到人可以一起行動，甚至我希望有人可以比我更主動點，迷失在這個路口當中，不知道可以跟誰分享，只有透過書寫讓自己一遍又一遍的去閱讀，我到底可以如何突破？我開始發現也需要別人給我一些東西，還想找一些人來可以一起行動，但是這樣的人難尋，在何方呢？(田野筆記，2008.08.18)。

我回頭再與羅老師討論後，決定調整我以社團的方式進入社區的方法，覺得還是要先有一批人才有辦法可以捲動社區，所以我們打算再以「社會資源運用」這堂課，採取服務學習的模式進入社區，以及老師也安排期中實習學生三位進入到社區中幫忙，另外還有碩士班修羅老師「社區工作專題」的學長姐，他們要進到社區中訪問居民。而我就以擔任這堂課助教和實習督導的方式，「帶領」學弟妹一起進入社區中…

### 三、第二批輔大社工學生進入社區

學期初的第一堂課，羅老師就邀請我替社區做一些分享和報告。讓學弟妹們可以了解這個社區的樣態以及到那邊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於是我就準備了 PPT 跟學弟妹們分享。老實講，我跟這一屆的學弟妹們並不熟，比較熟悉的是我在系壘的學弟和幾個比較常相處的學弟妹們。在沒有辦法動用人情壓力之下，我就很正常地跟他們說了社區的概況、之前在社區做了什麼事情、未來會有誰在那邊、

---

<sup>7</sup> 思芸是第 28 屆的學妹，也是第一批進入到社區開疆闢土的人，下學期就是他非間斷地在關心社區的居民。暑期實習的時候，他一開始並不是選擇到這個社區做實習，但實習到一半之後，他轉來這個社區，但之後還是離開了轉到萬華的另一個社區中。

以及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那時候我對這群學弟妹的想像是：大家可以為之前的服務再延伸、社區資源地圖的探訪、社區資源手冊的建立、或者大家想要發展自身的行動。然後我也跟大家說，有一些是可以大家共同來做的，像是：籌備社區的工作站<sup>8</sup>、大家一起來籌備社區的活動…等。然而，服務學習這件事情，對於學弟妹來說，好像是一個接觸實務的另類學習，所以總共號召了十位<sup>9</sup>的學弟妹加入，而且陸陸續續還有許多人不是以課堂服務學習的身分進入，就這樣第二批服務學習的學生成形了。

然後，大家就找了一天，一起到社區來，來的第一步，就是親身經驗體會這個社區。但我們當時沒有經驗，也沒有敏感度，我就這樣帶著大家大搖大擺的走在社區當中，而且還進出社區的樓層裡，帶學弟妹「觀看」他們居住的環境，告訴他們：這是我們之前辦活動的小公園、然後這叫做整建住宅<sup>10</sup>…於是引來了警察的注意，也引來了居民的側目。隨後是生平第一次的經驗，第一次就在社區中警察叫我們一個一個出示身分讓他檢查，這種感覺很不舒服，以為我們是來社區中為非作歹的，而且也會覺得是不是因為在這樣的社區裡面，才讓他們大驚小怪的呢？隨後我們還是走完了社區的一圈，走入了違建的矮房屋區，看到了隔了一條巷子就有如天壤之別的國宅，或者也不清楚為什麼有將地區區隔成兩邊的鐵欄杆，這些經驗來講，對大家都是一個又一個的衝擊…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無法與大台北市劃上等號，一層兩個房子住四戶，十幾個人擠在十坪？髒亂的環境，進去小巷子臭的無法呼吸，許多的違建建築卻有門牌，……才剛進去社區就被警察臨檢，只因為我們在那裡聚集？我們幹了什麼壞事？旁邊的小朋友看到我們，……似乎我們會對他幹什麼？居民也是，好排外的感覺，……(欣穎社區心得，2008.10.03)。

我們都會抱持著，進到這樣的「弱勢」社區來，所以我想要開始為他們做什

---

<sup>8</sup> 我們其實一直都沒有一個據點，也可以說整個社區就是我們的據點。雖然當時有成立據點/工作站的想法，但也到了 2010 年的 11 月才自己正式租了一個點，而開始有了自己的家。

<sup>9</sup> 分別是：李讓、Taco、柏祥、婕妤、佳穎、小爾、欣穎、老江、佩怡(澳門僑生)、佩涵、姿瑩(但最後退出了)。另外，韻潔雖然不是以課堂的身分參與，但仍一直參與在其中；最後要感謝小葉子的友情贊助；而小小梁在最後也一直持續的參與。

<sup>10</sup> 臺北市早期在辦理公共建設、開闢公共設施、改善環境衛生及市容觀瞻等措施時，為安置地上違章及部分合法建物之拆遷戶，於民國 51 年至 64 年間陸續興建多處整建住宅。整建住宅興建時因考量住戶負擔能力，故採用小坪數單元規劃設計(萬華區公所，2008)。

麼事情，但卻又毫無頭緒。而我也一直在提醒大家，大家可以像之前的學長姐一樣，分成幾個小組，然後大家討論要幹麻，可以先不要給自己太大的目標，明確地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就好了，當時我也提供了一些策略給大家：1、利用不同的時間到社區，2、約學長姐或其他同學一起去，3、拆成小隊去，4、四處到街上遊走，5、玩一些好玩的東西。但我覺得這對大家而言，還是無法抓出「我們」究竟要做一些什麼事情，或者已經在做什麼事情了，卻無法表達他的意義，因為大家都藏著許多複雜的感受想法，但卻不知道該如何抓住或還沒意識到。陸陸續續大家進入社區，因為我在忙社工工會籌備小組社工社群營隊的事情，所以我都沒有時間出現在社區陪著大家，於是大家就想說找里長商量可以怎麼辦，結果里長說了很多東西…

今天的里長跟我們談了很多，包含了現行的社會福利政策，他自己的感想，還有一些包含了政治利益，居民思維，現有的社區環境等等衝突，看起來我正在向了解社區里這個社區邁進一大步，但是我的感覺卻是有點複雜，我們要提供這個社區服務，就必然要去了解這個社區的環境、居民的習性、各種獲得資源的方法等等資訊，我們現在透過里長知道這裡狀況，這種帳面上的數字以及資訊，真的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衝擊以及影響嗎？我們似乎只能知道，並且說聲「喔，原來狀況是這樣的阿！」之外，我們好像不能對這種狀況多做些什麼評論。(Taco 社區心得，2008.10.14)

當時在營隊的我就被“CALL OUT”告知這件事情，我開始看見大家的「混沌」和不知所措，他們說：「我不知道要在社區幹什麼？我們是 11 隻無頭蒼蠅，不知道要往那裡走、…」。

面對那麼多的聲音，我自己也覺得無所適從，不知道要如何幫助大家解決這個狀態？上一屆和我自己的經驗，知道處在這樣階段，會有這樣的狀態是理所當然的，之後就會自己走出來。我只能在電話中告訴學弟說，你們就做你們的事情就好了，不要被里長影響了，但我覺得這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但也只能很無奈地這麼說了。

然後我就跟營隊的社工們分享這件事情，我說：我跟一群學弟妹們在社區裡頭做一些事情，但是現在學弟妹們遇見了一些困難，可是我覺得大家還是很有意思，沒有因為不知所措而被擊垮，反而找不同的方法去嘗試跟居民接觸。他們有

的人就自己組成一組，跟里長要了里內低收入戶的名單，然後一家一家去拜訪他們；然後有的人，就鼓起勇氣，主動跟社區的居民建立關係；或者有的人，延續了去年學長姐認識的人，幫忙整理資源回收的垃圾，每個人都在社區當中建立初步的人脈，我覺得這其實已經累積了許多的行動和意義了。但現階段大家還是覺得他們這樣做不知道有什麼意義？然後就陷入了「混沌」的狀態。我也不知道大家要怎麼幫助大家？

大家聽了我的說法，也覺得我們在社區裡面做的事情很有意義，然後就有人說：「既然大家都在混沌的狀態，那你們就把混沌吃掉，大家一起煮『餛飩』啊！然後還可以順便跟居民一起分享，藉機認識他們啊！」這個想法我覺得很不錯，於是我就覺得大家可以在社區當中煮「餛飩」。

#### 四、混沌與遊蕩

於是我就寫信跟大家提議說，我在營隊裡頭有人跟我們提議說，我們可以煮餛飩然後把混沌給吃掉。大家覺得這個提議很不錯，也一一附議這個提案。我們在團督的時候，討論可以怎樣舉辦這件事情。我們想到在進社區前有「約法三章」說要買東西就到社區去取樣，不要到超市或超商去購買，這才是一個要在當地基層服務的人。然後我們就把這個道理更昇華到這次的活動上，我們決定兩手空空地來到社區，所有東西全部都在社區購買或者是向我們所認識的居民借用<sup>11</sup>，然後我們就只求人到就好，有點像是遊戲支援前線一樣，缺了什麼，然後就跑去跟認識的人要求。有趣的是，當天我們也動員了許多系上的人，有我們的羅老師，也有其他的學長姐，也有他們自己班上的同學，我們就這樣一起「魂頓」…

首先一開始，我們就一群人前去借鍋子，前鋒是老江去找他認識了老奶奶借，但後來她在睡覺，老江便空手而回，接著換我跑去找附近牛肉麵攤的老闆娘還有隔壁雜貨店的人借，只是也是失敗，再換婕妤前去找她所認識的 Angel 媽借鍋子，很快的就順利借到囉！但是沒想到後來老江也借到了，整個就是超順利的，借完之後，要開始煮水，而在這中間，我也順利的借到了鹽巴，瞬間覺得之前花的飯錢都沒有白花，跟居民打好關係果然真是方便，而且他們也都會大方的

---

<sup>11</sup> 我們在社區裡的市場購買餛飩和料理，瓦斯爐一台是跟系上借的，一台是里長辦公室的，兩個鍋子更是跟當地的居民借來，另外鹽是跟牛肉麵老闆娘要來的。



出借東西，跟現在有些人的冷漠是明顯的對比，所以會覺得有成就感，也會比較想花時間在這個地區了(小爾社區心得，2008.10.31)。

當晚煮餛飩那股氣氛是相當融洽的，許多人跑出來看我們在搞什麼「把戲」，也有人拿出他們家的碗筷與我們共襄盛舉，然後我們就藉機的認識居民，跟他們建立關係。當晚，我不知道這個活動對大家的意義是什麼，但我把我看見的意義寫了出來，它至少有三點：

### 1、把我們之前認識的人相互的串聯起來

藉這次的活動，就把我們之前有點像老鼠會的方式，各自發展我的自己的形式，但利用今天，就把我們之前不認識的人都串聯起來，變成我們大家認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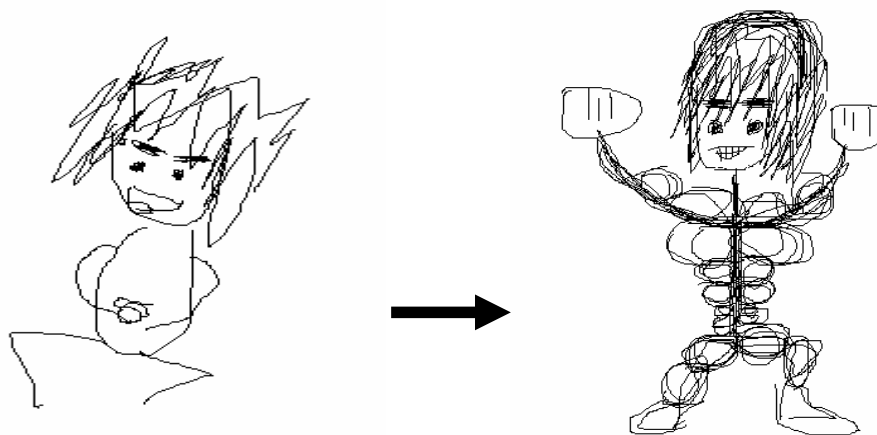
### 2、認識新的民眾

這點就不用說了，有一些居民靠著湊熱鬧的心態就過來了，也有趁機跟他們多攀談一些話，讓他們知道我們來的意涵是什麼。

### 3、也對之前認識的人有更多的認識

透過煮餛飩來認識人的這種行動，就是從我們很自然的發生。我們有多的餛飩吃不完的餛飩，就很自然的將他分配出去給自己所關心的人。我也在大家煮餛飩的時候，很自然的跟那群小孩玩耍跟靠過來的人聊天。看到拾荒的婆婆，也很自然的跑過去幫他蒐集撿拾，對於拾荒的過程，讓我也重新看到一種自然的再分配過程，有的人就會留意婆婆將可以回收的物品給他，我覺得助人的過程，就很容易的從自己生活的脈絡出發，而不是刻意強求的。

之後柏祥也用他的用幾句簡單的話以及圖片來說明他這次的感覺：**因為渾沌所以我們餛飩希望我們魂頓(靈魂達到頓悟)。**



我們的渾沌不見了嗎？我想了想，好像一直都在，但我接受它了，接受了渾沌，它也是我的一部份，承認了它，然後我會變強，了解自己就更可以幫助他人了。感謝李後進老師，讓我們告訴我們這樣的小乘社工。那這樣也算是靈魂的頓悟吧。(柏祥社區心得，2008.11.02)

從這次的經驗之後，大家看見許多的連鎖反應，於是乎就在問自己說，這是社區的力量嗎？還是我們自己的力量？我發現大家也開始慢慢看見之前的狀態，發現自己是有勇氣可以闖蕩的，也發現很多希望跟期待雖然和一開始的計劃都不一樣，但有老師、學長和班上同學作為後盾，會發現遇到問題與困難才是能讓大家學習到最多的時刻。大家就開始期待，居民會不會期待見到我們？期待著我們在那裡出現…和他們聊天、走動或是閒逛吃東西或是幫他們辦活動，而這股動力，大家把他取之為「遊蕩」。「你們在社區都做些什麼？」這是一定要問的問題，然後我還是會說「遊蕩」。對，我們在社區就是遊蕩，做你想做的事情。想認識誰？想和什麼類型的居民接觸？想去哪裡？想要看些什麼？坐下來或是走動？…(婕妤—社區網誌，2008.12.20) 而大家就憑著這股動力決定要舉辦第二次的聖誕晚會活動…

在 2008 年聖誕節的前夕，我們在社區舉辦第二次聖誕活動，並且將煮「餛飩」的經驗延伸，動員了將近系上三分之一<sup>12</sup>的人前來幫忙，配合當時的時節，發送湯圓給社區矮房區的居民一起感受冬至的溫暖，另外打扮聖誕老人大家一起在社區「遊街」，並且是以感謝居民一年到頭辛苦來與居民接觸，而是以「聖誕

---

<sup>12</sup> 隨著活動的進行，系上大約有 100 多人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與協助。

快樂」當作口號。有了聖誕老人也親近當地的兒童，並且也宣傳當晚的活動，邀請更多居民一同前來參與。而晚會更是舉辦了許多的表演都是學弟妹自己演出的，而非請外界的人來表演：有口琴、Keyboard 二重奏、吉他的表演、魔術的表演、採氣球大賽、賓果遊戲、聖誕老人發禮物，還有靜態的展示區、跳蚤市場和一戶一道菜，最後還有社區的願景遊戲。而跳蚤市場是藉由系上集合物資，到社區以 10 元起跳開始便宜販賣，使居民可以視其所需買他們所需要的物品；靜態展示是希望發表我們在社區活動的照片以及居民的個人才藝作品，主要讓居民可以看到我們在社區到底做了什麼，也讓居民對於我們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一戶一道菜是希望藉由居民可以提供一道自己的拿手菜，作為與其他居民互動的根基，彼此可以互動、交流，增進雙方熟悉度，給居民一個可擴展人際方向的一種活動。

而我自己看到這樣的場面也寫下了：一年前，多虧了有一群默默紮根的人，今年也謝謝你們回來。今年，多了自稱「遊蕩」、「混沌」、「心安」的人，對社區更深入的了解另外自願被我們「動員」而來的人；或被我們「召喚」而來的人幾乎是系上一起參與的這個活動，我想說這樣的感覺真的很棒。在下午，小組小組的一起發紅豆湯圓，大家是否見識到我們的隨性與好玩？想給誰就給誰？然後聽到他們說好好吃的感覺，然後大家一起去報佳音，路上看到人就給他們一顆糖果，大聲的說：聖誕快樂、新年快樂、您辛苦了。義賣和折氣球，吸引了好多人來圍觀。有很多多元文化的人來採買，有小孩在拿氣球折的寶劍打打殺殺，誰是最強的王者？在晚會還是無法消磨他們的體力表演時配合著音樂在場上打鬥，這是音樂劇嗎？蹦蹦跳跳的採氣球聲比較搭嘎…大家吃吃喝喝，可惜好像準備了太少，但是看到每個人高興的模樣就覺得好愉快，在這個場域裡，每個人都很認真的在生活。(銅碗豆網誌，2008.12.20)

## 五、Keep Going

辦完聖誕活動之後，一些人開始在討論，我們是否再繼續下去呢？因為課程即將結束的因素，所以這股不確定感也隨之展開。我也加入了這席對話當中，我說這個地方只要是我和羅老師還在的話，就不會輕言放棄要好好的經營他，除非我們達成「培力」<sup>13</sup>的任務，或者是這個社區被拆掉了。我重申，我一開始想要

---

<sup>13</sup> 不要問我要培力到什麼地步，我們也不清楚，也還在我們的實踐裡頭找答案。

組的是能夠自主的志工隊，但我發現他的困難，所以妥協利用課程的方式來進行。接下來還是可以利用下學期的方案課程，或者實習課程持續到這個社區當中，我希望再與大家成爲一起「行動」的人，一起行動，一起反思，一起說我們的故事；一起說社區的故事。而且接下來，陸陸續續也會有一些課程開始讓其他學弟妹們認識這個地方，開始培養我們有一些基層意識，等到我們都有一定程度的意識覺醒時，就可以開始組織志工團來維持我們的自主性。

我不知道這樣的答覆，有沒有說服大家，但至少我看見了，我們沒有再因爲課程的關係而中斷進入社區。在寒假的時候，大家自主性抽空進入社區當中，幫小朋友複習和教導寒假作業，然後一直到開學。而開學之後，大家方案設計與評估的服務學習領域，依然是選擇留在社區當中一起打拼，這已經跟去年完成不一樣的狀態了，是一種很深層的認同感，因爲透過大家而凝聚起來的。

當時方案設計與評估的服務學習共分爲兩組。第一組是將在社區進行大大小小的活動匯整，紀錄實際執行的方案活動，例如：聖誕晚會、蚊子電影院、母親節聯歡活動、期末聯歡活動、社區地圖；另外也有曾經執行過但想要再擴大的活動，例如寒假課輔計畫；甚至也有預計要執行的活動，例如：暑期托育夏令營、量化社區資源調查。第二組則是規劃「繪本團體」，在每週六早上帶領小朋友以繪本的方式來認識情緒，強化情緒管理能力。而我比較跟著第一組的脈絡在活動，第二組相較之下就相行漸遠，原因是他們非常有自己的自主性空間，另外其實對於他們用「情緒管理或控制情緒」來執行方案對我來說是相當掙扎的一件事情，因爲那比較不符合我對於社區小朋友的看法，我覺得那是某種「標籤」而忽略看見他們背後的成因和脈絡，但我也堅持著一種彈性，在社區裡是每個人都可以嘗試實驗不同方案的領域，所以我要保持尊重，隨時準備可以與他們作爲對話。

## 六、透過方案展現出實踐的反思

我們就在社區當中，展現我們想要做的事情。當然而，服務學習的任務還是要完成，即是在服務學習的過程當中，發展需求評估以及方案策略，以及之後對於方案的評估。我們也會固定的進行小組討論，討論我們要如何撰寫這些東西。而我主要的是告訴大家說，發展這些東西時，我們從自己的經驗底下出發就好了，請大家把他給整理出來。但當時大家被一個報告的格式給限制住了，因爲當

時大家很「用力」的把一些「數據」和「問題」展現出來，似乎在實際參與和行動中的獲得有所不同，而在那股格式與自己之間掙扎中展開了對話…

正逢當時我修王行老師的詮釋學與社會工作實踐，因此在這組的方案設計與評估的運作和書寫投下了許多的震撼彈——一種怎麼樣看實證主義的眼光：

**此篇是當時我寫給大家的信。**

週日看完一些人的問題評估之後，我都回了大家同一句話「收到囉，正在苦思怎麼跟你們做對話。也在思考為什麼寫方案都要寫問題評估這一環呢？」

我覺得有趣的是，禮拜五我給大家的建議是，「先拋開其他翻閱文獻的想法，用自己的感覺去書寫問題」。結果收到大部分人的問題評估，似乎都還不是很相信自己的經驗，看見大家很努力的引用一些數據、很努力的引用一些人說過的話、很努力的把一些現象想成「問題」，...很努力的讓這些文字寫出來可以更像「問題」一些，然而我看到之後，就成了我很想跟你們的對話的東西。

我也跟大家有一樣的感覺過「在社區快兩年的時間，感覺有一些東西似乎說不太出來，或者『懸疑』是不是自己還不夠了解這個地方，不知不覺的量化思考就浮現了出來，那麼久的一段時間，好像無法掌握社區里一個確切的概況如何？以及又有一個疑問，理解這個地方，我真的需要透過一個量化的思考嗎？」

但當技術和格式，成爲一種新的控制型態時(劉繼譯，2004)，在許多地方如果沒有出現數字這種東西，是非常詭異的一件事情，或者這樣的格式並不具有確切的說服力，而無法是一種普同性的問題。多數的遊戲規則，似乎又讓我想將社區里的「詮釋」轉變成爲一系列的數字，好在底下「大作文章」，來陳述我的問題意識，但這種論述(discourse)的權力下，我是否反而成爲「製造」問題的人？而我爲什麼又要相信這種實証主義下的論述？那到底又反映了怎樣的意識形態？以及我對何種典範的相信？而什麼才是我要的呢？

上述這兩段都寫在我量化研究的第一章裡面，我的量化研究的題目是社區

調查，而第一章通常都是寫問題陳述。我突然發現，有「問題」的好像是我們，為什麼我們要把他們變得有「問題」。我覺得柏祥寫得貼切，其實這是「輔大學生的問題與需求」；另外我也覺得，我現在所書寫或想要對話的就像是「後山的問題與需求」，看到柏祥的書寫我也覺得又有趣了起來...。背後真正的問題，好像是那麼的複雜而且難說，有輔大學生的、後山(我)的、被我們認為的、里長認為的、居民真正自己認為的...或許我根本不應該那麼急著說，是不是像胡塞爾說的現象學，先把「問題」暫入括弧，然後跟現象對話？

我也試著把我放入跟現象的對話當中，試著說說看這些東西：

### 1、歷史脈絡的擠壓

社區的歷史脈絡為何？我感覺他們是不斷不斷的被歷史給擠壓，被權力給驅趕，但我總覺得他們在用自己的力量在活著。

### 2、主流文化的詮釋

我們認為有許多貧窮弱勢、環境問題、兒童青少年問題、獨居與拾荒長者、家庭互動關係等...，但也許有些人根本無法被定義、分類，因為一旦定義、分類之後，就無法確定他生活的全部樣貌？一個人以及他的生活不該被窄化、定義、分類，可是我們太習慣用一般的社會眼光去評論。

### 3、自身的反映性

眼光，反映了許許多多背後的價值，從何而來？

### 4、我們是「中產階級」嗎？亦是互為主體中交流的火花？

**我們想著自己的每個活動，這個東西，是誰的？還是他們要的？當他們不需要，是因為真的不需要，還是他們從沒機會碰觸過？而增加無限的可能性，是我的工作要一起前進的嗎？**

我覺得「問題」並非是我們想要做方案的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是我們想讓這些對話成為可以行動的可能...但這能成為方案嗎？抑或者現在的方案書寫背後隱藏著什麼權力關係呢？又嵌卡於怎樣的結構裡？這一門課裡，我想要讓大家學到的不只是方案該如何設計，而是裡面有更多更多重要的課題...然而在

這課程和課題當中的拉扯，我們能一起做些什麼嗎？

**婕妤的回應：**

**限制和真正的創新？**

柏祥和後山寫的東西，看幾行我就笑了！原因是：我拼命的要自己記住「在社區里就是去做想做的、不要被原則或規定給限制住。在這裡，不要用學校或是體制內教的那套去思考，而是要用自己的感受去對話」。結果，寫作業這件事還是讓我把這樣的初衷給忘了！

我突然覺得自己(或說我們大家)因為從小的教育都教我們該怎麼做，結果我們就只會那套；從寫個問題需求就看出來了，哈哈哈哈哈！有人說過的話、有人研究過的數據、有人查證過的資料…這些「有人做過的」我們才敢做、才敢說對、才敢用，到頭來還是不敢創新(哈，我說我啦)。

可是又會想，如果一股勁的想做不一樣的東西、想打破規則、想一定要「不要怎樣」這樣不就又掉進限制當中？（此處的限制就變成是一定要創新、一定要不一樣的方式的「規則」）

這真的很詭譎！不是嗎？！

所以，怎麼辦？

當各種理論和典範都無法解釋我們想要的，那麼就來創一個阿！也許這麼想是過於天真，但至少我們可以試著建構一套架構，真心而且不受所謂專家學者、歷史資料、前人經驗…這些框框！而問到怎麼做？還問！當然沒有所謂標準和對錯阿！我們自己當自己是真理、當自己是標準、當自己是規範準則，我們也要為自己充權阿！哈哈哈哈哈，不然，都要成爲作業報告下的無助受害者。一個原來應該快樂的社區經驗，變成方案魔鬼纏著我們，變得不好玩、不有趣；變成壓力，那這樣社區就不心安啦！

我們自己是可以依照感覺和意志決定我們該怎麼做的！

如同腦力激盪術一樣，你說了沒有人可以說你不對、沒有人會反駁你

我們就照我們想的、我們說的和我們已經做的走下去吧！

正統的方案設計是我們實習或未來工作實用得上的，但是我們現在所要追循的目標嗎？但是不把握現在學習的機會，以後誰會自己主動學這也很難說？！

當下，現在我感覺自己站在傳統與未來中間的線上，一邊是保守安全的路，一邊是未知的謎（而且誰又知道這邊不會也最後走向保守安全？！）

還是來開創第三條路？

先驅總是會遭受混沌

現有的與既有的都不要了，我們作自己

這種自主學習與思考的概念，最初就是羅媽這樣說像火苗一樣

然後，後山當助教來煽風點火、火上加油，以致於現在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很好阿這樣，我說。

社區里與方案設計 社區里與社會工作 社區里與我們

追尋定義讓我們又回到起點思考

對別人而言也許已經覺得我們很創新了

但我卻覺得還是不夠

這樣一直處於混沌的思考中

夾在兩難之中做不出抉擇

想著怎樣才是不對不錯的中庸

好好玩，我覺得

社區里這樣很好阿

這種經驗沒體驗過真的不會懂，這就是我們才有，屬於我們的情境

經驗我們都有，只不過，「呈現」我們經驗的方式目前受限於所謂的社會的遊戲規則、學校體制的規定、課堂的標準，例如：要寫出一個完整的方案規劃內容、前言、宗旨、目標、……。



當然，公平起見，這樣制式的規定也是有好處的。

我們忘了體會沒到過社區里、對社區里不熟的聽眾們，

制式化的規定提供一套模式讓大家進入狀況

如果，我們所要用一種自己全新的詮釋方式，無法引起共鳴、沒人瞭解沒人懂我們在說什麼，這樣就不能把這麼好玩有趣的經驗分享給大家，這也很可惜…

有太多人事物需要考慮進來，所以說又被限制住了？

這樣會越想越多

要怎樣把我們這麼多的生命經驗讓其他人能懂？

別人又有想知道嗎？

其實怎麼說都還是被限制

創新，自己認為是就是囉～

因為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新」經驗

這些東西到底是誰要的

不是羅媽不是後山

問你自己

你想要嗎？這些

經過大家的一連串反思與開會，大家轉變成這其實是「我們的需求，誰的問題？」

居民的「問題」？

欣穎

就我們的眼中，我們看到的社區，是個跟我們所生長的地方，可能有一點點的不同，難道這不同，就是問題嗎？

剛進入社區，進入眼簾的，是整社區滿地的狗大便，走進去都要小心翼翼的，深怕一不小心，就中獎了。然後里長向我們介紹社區時，說著社區是個低

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相較於萬華區人數是「名列前茅」的，所以他這裡的名冊特別多，每個人都需要等著被救濟，要領取政府那薄薄的救濟金，但對他們而言，卻是個足以糊口的大筆金錢。然而，里長也強調，更多需要補助的人卻得不到補助，也就是所謂的近貧。所以，這裡的貧窮，被我們看到了。

而後，我們也看到了帶著三歲幼童的單親母親，因為照顧小孩而無法工作賺錢，自己也沒有能力出去賺錢，而過著辛苦的日子，也爲了小孩未來的生活而煩惱，因為擔心自己可能沒有辦法像其他家長一樣給予小朋友好的教育，所以母親自己教育著小孩。在這裡貧窮的女性化、經濟的壓力和教育體制下的壓力，被我們看到了。

隔代教養、孩子的偏差行爲、家庭關係問題、獨居與拾荒老人、經濟問題，身心障礙者...還有好多好多個案，都在我們的眼皮底下，說不清，也說不盡，難道被我們所看到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就是個「問題」嗎？

### 我們的問題“(?)”

柏祥

從 2008 年 9 月開始，我們進入了社區，許多的數據、學長姐的述說、老師與助教的講解和里長的介紹等等，我們得到了好多量化的資料，被告知需要處理的問題，接著我們開始親身的去體會，答案真的是這樣嗎？還是我們已經開始解決一些什麼問題了。

而幾個月下來我們認識了許許多多的人，發現好像許許多多的東西數據的調查都已經比我們早知道了，中低收入戶、獨居老人、身心障礙者、偏差行爲的青少年與外籍配偶，這些都是問題也是需求，而我們僅能看到的只是我們實際接觸的一些人，在社區的 6000 多人當中，我們僅僅熟識 8~9 位，認識 80~90 人，看過 300~500 人，而我們所看到的這些人的問題，是他們想要去改變或是所需要的嗎？

懷疑不僅僅因爲我們看到的面向不夠廣，還因爲我們開始具體的懷疑些什麼了？問題與需求是要寫誰的問題與需求啊？是居民的嗎？還是我們的？那居民的問題與需求是我們感覺居民的問題與需求？還是量化調查出來的問題

與需求？或是那真的是他們的問題與需求？

於是我們將一切回到了自身從原點開始，開始思考我們有什麼問題與需求。輔仁大學社工系的學生在社區有完成作業、實際參與而學習、與居民建立關係、使居民彼此建立關係、尋找社區居民需求、使居民產生社區意識、自主參與、尋求自我定位、愛人與自我實現和獲得快樂的需求。可能更少，或許更多，但這些想法在我們的思考與討論中開始起了波瀾。

因為在社區，因為我們如此靠近，我們更加的紊亂，一切就好像我們正在為社區這位病人親自操刀，我們在親手為每個人細胞與器官貼上「標籤」，給您介紹這位是獨居老人，這個是新住民的小朋友，這個是行為偏差的少年啦，這些是有問題的細胞，我們將一一為您切除，可是在這手術房所發生的這一切我們並不想要啊！那究竟這一切是什麼？

#### 角度—我不是在地人

珮心

在西藏路口下車，過個馬路，走進巷子，矗立在眼前的是一棟接著一棟五層樓高的國宅整齊併排。一條短巷正好隔開了社區與萬大路，巷子外車來人往繁雜而喧鬧，巷子裡老舊的國宅形式給人一種寧靜與懷舊感。國宅房子中的間隔，是我們平常走動的巷子、小公園、小空地，我們這群輔大社工系的學生帶著學習的心情和社區工作知識進入社區，對當地居民來說我們是外來者。事實上，我們的確也努力的去調整自己在社區中的位置，對當地居民來說在平常不過的事，但卻是我們認識社區的每一步。我們在這裡，我們是外來者。

當我們思考著，社區的問題與需求是什麼時，事實上，我們已經自然而然的用旁觀者的立場在看社區，但也在同時，我們開始困惑、開始反思：難道這真的是居民的需求嗎？還是，輔大社工系同學們的問題呢？

但是，正也因為我們這群外來者能夠站在社區，帶著我們學習了三年社會工作、社區工作的知識、技巧與經驗，帶著不同於里居民的眼光體驗著這個社區，所以我們才能跳脫出社區里居民既有的感覺、思考模式，我們從另種視野另種角度，同時看見台灣其他社區的成長與發展，因此我們比較著我們在的社

區和其他社區的差異。只是我們用自己，感覺著社區所缺少的那份力量，譬如說我們在社區時，小朋友們遇到不懂的作業問題會跑來問我們，這代表了什麼？這代表的可能是，社區缺乏課後輔導，而類似的社區需求，正是我們身處在社區裡，我們透過自己的經驗所了解到的社區問題。

我們把自己放入社區中，我們才開始慢慢感覺到社區裡發生的問題，平常很多在社區發生的小細節，或許那代表了社區可能的需求，也許不是，但很多在地居民習以為常的小事情，或許是因為在社區中生活久了、習慣了、適應了、麻痺了，所以困擾的感覺消失了，而認為沒有問題存在著，更有可能的是，許多人沒有機會，也不曉得生活的權力，自然當地居民們也不會有想要改變的動機。但我們不同，我們帶著社會工作的使命與專業背景，我們站在這裡，思索的、看見的是奠基於我們所受的訓練，我們所想的可能是社區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我們看見的是另一個社區。

我們帶著另一種觀點，想與社區中的人一起工作，我們進到社區最終目的並不是想要改善、改進這裡的環境、生活品質，因為那是我們的觀點，那不是社區的觀點。我們最終都希望，能透過方案的設計，透過活動讓社區居民互相認識彼此，相互連結情感，進而發展出些，是在地居民自己想過的生活、想居住的社區。而這，不也正是社會工作者在社區所希望的嗎？社區工作者作為使能者的角色，是在促成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而這個問題是什麼，我們不去定義，我們希望是居民自己做決定，自己決定社區中的問題，但我們引導著社區居民參與，並發覺自己在社區中的權利與能力。

我們之所以有此優勢，正因我們非在地人，我們才有辦法，以另種思考去定義我們所看見的社區，我們才有另種視野，發掘出社區居民沒看見的事情。

### 角度—我們的世界??

欣穎

我們進入社區，帶著我們學習社工的知識進駐，我們知道要幫社區充權，了解社區問題，盡自己有限的知識希望發揮無限的力量，看到許許多多社區營造的成功例子，社會運動的影響力，許多社區的美好，但在社區，看到他們許許多多的問題，我們有更多的省思，也有了不一樣的觀感，他們在那裡讓我們

學習，讓我們了解弱勢者處在一個環境下的生活，想要幫助他們改善，所以我們想為他們做些什麼，針對他們的需求想要做點方案，殊不知，我們活在自己的世界。

是的，我們活在自己的世界，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觀點，看到他們這裡不好、那裡不佳，認為我們所想要幫他們改善的，就是他們的需求，他們沒有能力，而我們社工有，儘管我們是個學生，但是我們想要盡自己的力量幫助他們，這一些，全都是在我們的自以為是下。我們想要改善他們的環境、幫助低收入戶、幫助拾荒老人、幫助單親家庭，幫助這些、幫助那些的，但我們思考過，這就是他們要的吗？

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為他們好，也為我們自己好。為他們好，是我們認為這樣他們可以生活得更舒適、更沒有壓力，可以脫離貧窮；為我們好，我們也是想做個漂亮的作業出來，代表我們有關心他們，有做事，這樣，我們很快樂，因為，在我們的世界裡，我們過得很「心安」。

我們的世界，不等於他們的世界，而我們所認為他們的需求，一定就是他們所要的吗？是不是他們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覺得很快樂，很「心安」，很與世無爭呢？而這兩個不同的世界，會產生怎樣的互動呢？

## 我們的混亂

育秦

假使，我們沒有進入社區，我們或許不會產生這兩種相衝突的想法，就這樣跟著課堂的腳步，一步接一步地寫完這個方案。

但今天，因為我們走出教室，因為我們走進社區，因為我們有很多次很多次和社區夥伴互相分享的機會，因為大家的不一樣的想法，我們不得不在這兒暫緩腳步，重新思考這「不一樣」對我們的意義。

兩種思考角度（也或許更多，只是目前的我們還未想到），不需要決定誰對誰錯，只需要想想，「不一樣」從何而來？何以我們看到社區居民沒看到的？何以我們覺得這是社區的問題？何以我們會激盪出這兩種相迥異的思維看

法？何以何以何以……好多個「why」開始在心中慢慢浮現，我們開始花時間討論，我們也願意花時間拋出各自的想法，追尋我們心中的答案。

這是個「世界是平」的時代，我們接受了許多外在資訊的流入，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人們，形塑了不一樣的思考模式，我們在無形中慢慢累積看世界的角度，慢慢拓展看事情的視野。

生態觀點告訴我們，人們生活在一層層的系統之中，從最接近自身的微視系統，一圈圈擴展到中介系統、外部系統，以及最外圍的鉅視系統。家庭、學校、同儕團體，這些都是深刻影響個體的微視系統要素，但仔細想想，又是什麼影響了這些要素？是鉅視系統。這是指一種較大的環境系統，如文化、教育、政治、經濟、科技等，是形塑人類發展的交互關係的社會力，提供中介系統與外部系統的一種意識形態與組織模式的背景（林萬億、黃韻如等，2007）。

因為開展的角度，我們跳出我們熟悉的主流文化，我們嘗試用著更不一樣的方向來解釋我們看到的一切。我們把自己放在不同角度和位置上，用不同的方式來思考及探究，我們企圖思索更多，但是，這卻造成了我們的混亂，在這麼多的情境、角色和立場上，我們該站在哪裡？站哪裡都不是，站哪裡都有失公允。

至今，我們仍然未找出最好的位置，所以我們依然處於混亂中。但是，我們願意承認我們的混亂，這代表著我們能用更寬廣的視界來看待我們看到的一切，而不會偏頗地錯認問題。

這是個有趣的過程，辨認自己的混亂。我們藉由每個人與自己的對話、與夥伴們的對話、與後山的對話，重新建構自己。

**想這麼多幹麻？想做就去做了！**

婕好

「在社區就是去做想做的、不要被原則或規定給限制住。在這裡，不要用學校或是體制內教的那套模式去思考，而是要用自己的感受去對話。」

從小的教育都教我們該怎麼做，結果我們就只會這套：有人說過的話、有人研究過的數據、有人查證過的資料…等，這些「有人做過的」我們才敢做、才敢說對、才敢用，到頭來還是不敢創新。可是又會想，如果一股勁的想做不一樣的東西、想打破規則、想一定要「不要怎樣」這樣不就又掉進限制當中？（此處的限制就變成是一定要創新、一定要不一樣的方式的「規則」）這真的很詭譎；所以，怎麼辦？

當各種理論和典範都無法解釋我們想要的，那麼我們可以試著建構一套架構，真心而且不受所謂專家學者、歷史資料、前人經驗…這些框框！沒有所謂標準和對錯，我們自己當自己是真理、當自己是標準、當自己是規範準則，我們也為自己充權。一個原來應該快樂的社區經驗，變成方案魔鬼纏著我們，變得不好玩、不有趣；變成壓力，那這樣社區就不心安了，不是嗎？

我們自己是可以依照感覺和意志決定我們該怎麼做的！你說了沒有人可以說你不對、沒有人會反駁你。正統的方案設計是我們實習或未來工作實用的上的，但是我們現在所要追循的目標嗎？但是不把握現在學習的機會，以後誰會自己主動學這也很難說？！

當下，現在我感覺自己站在傳統與未來中間的線上，一邊是保守安全的路，一邊是未知的謎；而誰又知道這邊不會也最後走向保守安全？！還是來開創第三條路？既有的都不要了，我們作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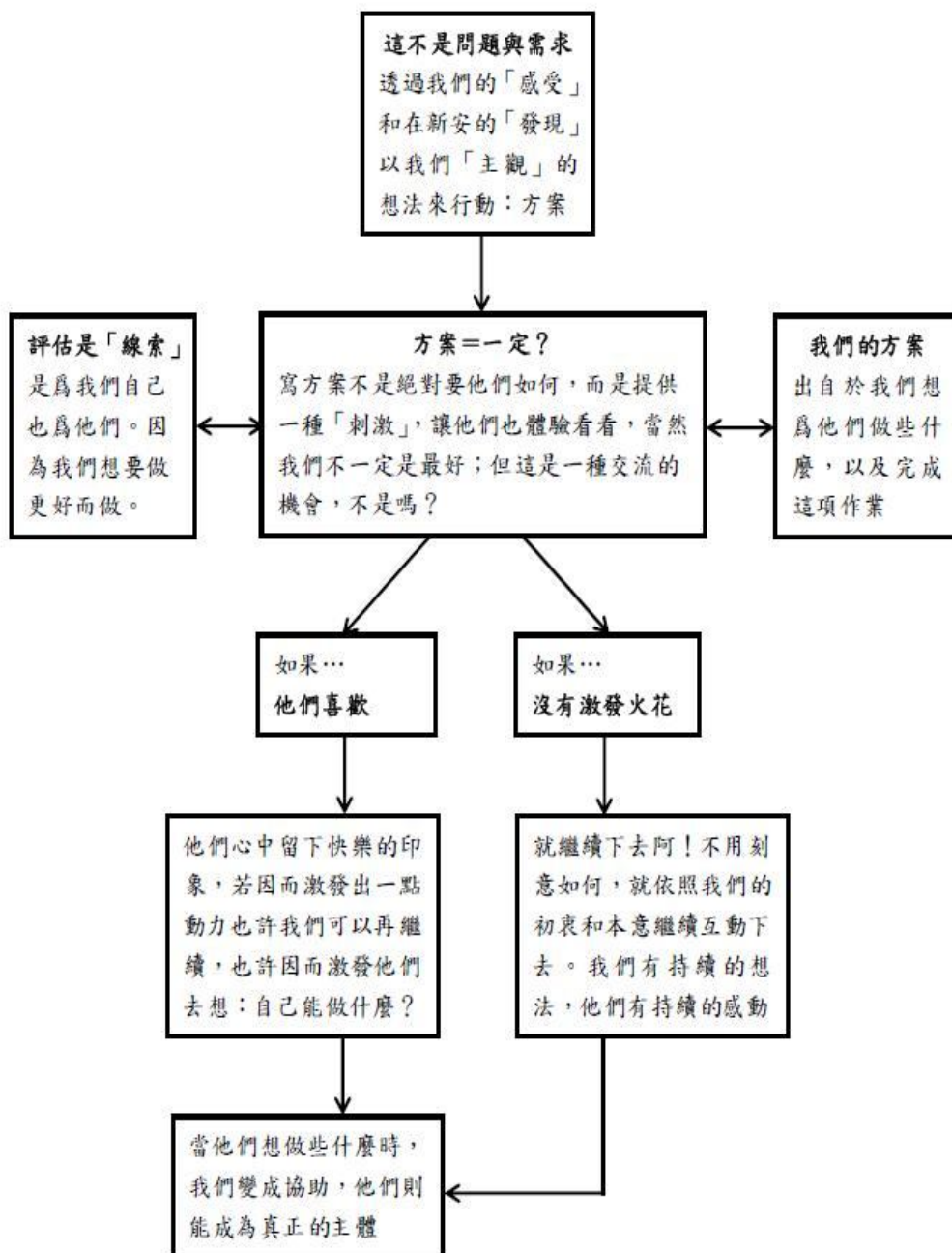
經驗我們都有，只不過「呈現」我們經驗的方式目前受限於所謂的社會的遊戲規則、學校體制的規定、課堂的標準，例如：要寫出一個完整的方案規劃內容、前言、宗旨、目標、…。當然，公平起見，這樣制式的規定也是有好處的。對沒到過社區里、對社區里不熟的聽眾們，制式化的規定提供一套模式讓大家進入狀況。如果，我們所要用一種自己全新的詮釋方式，無法引起共鳴、沒人瞭解沒人懂我們在說什麼，這樣就不能把這麼好玩有趣的經驗分享給大家，這也很可惜。

要怎樣把我們這麼多的生命經驗讓其他人能懂？別人又有想知道嗎？其

實怎麼說都還是被限制；創新，自己認為是就是囉！因為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新」經驗。

這些東西到底是誰要的？不是羅老師不是後山，我們只問自己：你想要嗎？這些。

經過無數次的討論，完成下圖做為統整我們在社區的經驗、反思，以及對這份方案設計與評估作業的定位：





經過這一連串的反思和開會，最後的決定是大家突破以自己的思考在公共論壇<sup>14</sup>上發表，我記得當時大家要分享的時候是一副很緊張的樣子，但最後我很高興，即使他們被問了很多問題，但最終仍是很興奮的對我說：「我好生氣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社區的脈絡，當時很想要好好的跟他們對話，可惜因為時間不足…」我覺得大家都成長了，而且產出更多的對話，而我也想要試著回應公共論壇上的回覆：

週五的公共論壇，社區組的報告引發大家熱烈的討論，感覺很可惜沒有辦法當場給大家一些回覆或者是再進行更深入的對話。但真的謝謝大家願意將你們各自的看法提出來，我想用我的立場來說我對當天一些問題和狀況的理解，而非替社區組回答問題或者是代言，我想先暫時抽離跟他們是一起的，**我覺得這些東西不只是「課堂組」和「服務學習組」之間不同實踐的二分法而已**，我覺得背後還有很多的東西值得探討，很感謝之後還有許多的對話讓我更了解這些脈絡的發展。我也想開始利用這些對話寫成下面所述的文字，讓大家可以更了解我所理解的情形是些怎麼樣。為什麼社區組的報告「寫」或者說「報告」成這樣子，卻沒有當場被羅媽請下來，是不是羅媽「偏心」？請不要那麼快的就把羅媽貼上這個標籤，我想他是因為了解為什麼社區組這樣寫，這是因為**存在兩種不同典範的書寫方式**沒有讓我們在課堂上被理解到，或許可以藉這這樣的開頭，來說說一些事情。

#### 一、兩種不同書寫的典範

這兩種不同的典範在於：在課堂上的訓練屬於「**實証**」的典範；而社區組書寫的方式屬於一種「非實證」的典範，如果要更深的說這是怎樣的一種典範，我也沒有辦法給個文字說個清楚，但我或許會先稱它為一種「人文」的典範，但我也非那麼確定的說這樣是正確的。

正因為社區組試圖採取一種「人文」典範的書寫，所以方案看起來就跟之前大家在課堂上訓練所看到的方案有著顯著的不同。例如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什麼目標沒有說，要完成 xx 人次，或者是要達成 xx% 的成效，這種所謂實証的數字呈現？而是什麼鬼讓生活多點樂子，這些不具體且虛幻飄邈的文

<sup>14</sup> 方案課的學習結束前，老師都會要求每一組的學生，對於同學們報告他們所撰寫的方案。並要求學生把自己的提案當作要提給自己假想的「對象」與他們進行對話，而這樣的設計，老師稱作為「公共論壇」的討論。

字敘述；或者為什麼問題評估，沒有大量的使用一些研究數據或者是人家研究的文獻？而是一直在思辯所處的位置或角度？我想這些呈現東西的不一致，一定引發了大家很多的矛盾，再加上上次論壇的要求屬於一種「實証」的訓練方法，大家一時無法理解到這樣的脈絡，而且也許我們也從未接觸過這樣的一種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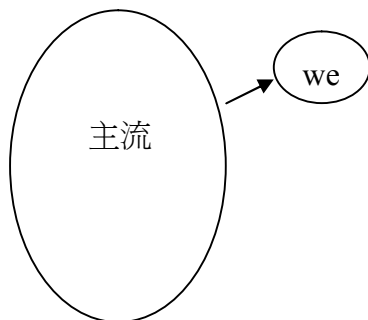
## 二、為什麼社區組可以寫這種典範？

其實社區組一開始也不是寫這樣的典範，一開始他們也是很努力的試著找文獻寫一些數據，很努力的做一些問題需求與評估，很努力的想寫跟大家在課堂上寫一樣的方案，很擔心自己是不是不能寫得好。只是因為有一個搗蛋者，身為他們助教的我，我覺得他們寫這樣的問題評估跟在實際場域所見或所感覺的是否相似？然而這到底是誰的問題呢？當時我自己的詮釋是不是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問題？自己的詮釋？抑或是因為都得依照一種「格式」的書寫，而不知不覺的將「問題」帶了進去，所以這到底是誰的「問題」於是大家開始從自己的位置中展開討論...

「我們的需求，誰的問題」成為了社區組對社區方案開始的論述，然後就如大家所見，也就是我當天對社區組的評論：「他們的需求與評估好像是開始書寫他們在社區里行動的故事。」而之後的書寫大家也決定以自己覺得更真實的方式表達，只是社區組想要的，既有的都不要了，我們作自己(社區報告，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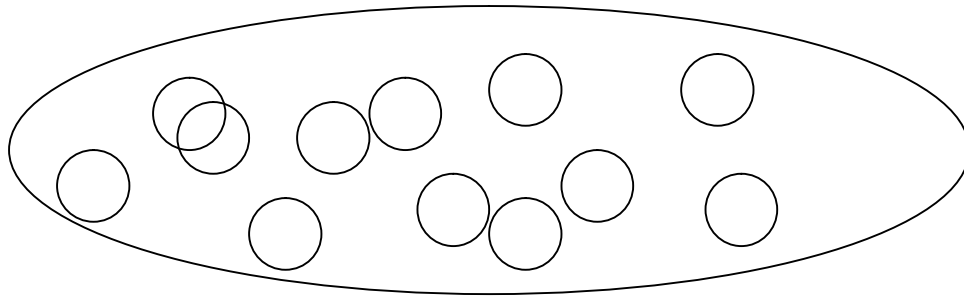
## 三、難道這樣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嗎？

我想先畫一張圖，如下所示：



我其實想提出一個疑問，會不會就是因為只有一個主流的世界，而目前這

個主流的世界，已經讓我們沒有能力再去想像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就如 Marcuse 所說的單向度的人。用我的角度來看時，其實社區組試圖創造一種不一樣的實踐，或許在大家目前的位置來看，也許就真的像是活在自己的世界當中，但我想問的是，如果圖變成了下面那樣時，大家會如何看待？



更大的結構

其實這些圈圈應該是有大有小，各自屬於不同的社群，各自有著某種不一樣的連結。其實我們自己就會看到，每個圈圈都有不一樣的脈絡，彼此實踐著自己想實踐的事情，各自擁有自己的主體性的存在，也彼此互為主體。而我會懷疑的是，目前的社會工作到底在教我們怎樣的想像？

#### 四、霸權的社會工作

循著社區組不是使用「實証」取向的典範時，大家也開始與社區組展開對話，許多類似的疑問在於，如果沒有遵循這套格式或標準、沒有量化的模式時，要怎麼跟單位申請經費？抑或是單位怎麼看見這是需要的或者這是有效的？這的確是在想要突破主流規範下一種很好的對話，而我想社區組的也很得意的想：哈哈！你們正掉入陷阱當中。

再一次強調，我暫時就我的位置，做暫時性的回答，並不是代表社區組。我覺得這根本性的回答，要回歸談權力的關係。為什麼給資源的單位總是有權力決定「遊戲規則」？為什麼他們相信「實証」遊戲代表絕對真理，而社區組不相信時，這個方案就無法拿到該有的資源？我們都在一個被制定的遊戲規則下競爭，競爭誰越有「問題」誰就可以拿到資源、競爭誰越寫得漂亮或範本越

正確誰就越拿得到資源、競爭誰越專業越會制定指標誰就拿到的資源...而當社區組想要用另一種方式更貼近更真的寫時，很可惜因為你不服從遊戲規則，所以你可能拿不到資源。終究社會工作就只是霸權，決定著誰是弱勢、誰是有問題者、誰是需求者、誰是一個好的方案、誰可以拿到資源。再也沒有想到要如何貼近，要如何看清楚脈絡，要如何跟這些人一起行動。

而我覺得這次在公共論壇上，也隱含了一個更深的意識形態的問題意識。但我先說明，我相信公共論壇的設計理念是非常好的，因為他可以讓人平等的對話。但惹人生氣的是那後面的結構，使得我們很快的想要去看那些你是不是能夠符合競爭的「指標」，而不是想慢慢的去理解背後的脈絡。而在這種競爭的邏輯之下，之前競爭所累積的火氣，以及種種的矛盾，就悄悄的將導火線給點燃了。

## 五、社會工作

有人問到，社區組這樣的方案是社會工作嗎？如果其他人是不是也能做這樣的工作？站在我的立場回答，他是很社會工作的。如果大家秉持這樣的脈絡，這樣的思考，然後能夠去實踐它，就算他沒有受過我們四年的社會工作教育時，我還是會非常尊敬他是一個社會工作者。

問題是，有誰要去做屬於自己的實踐？有誰想要這樣很深入的思考？有誰願意認清這是我們從主體所出發的勞動過程？我還是很喜歡漂流所講過的一句話：「**社會工作是一種貼近基層，有創意、有反思、有行動、有自我的勞動過程。**」而目前越來越能讓我體會到這樣的一種實踐方式。我在想，這樣不社工嗎？

## 七、回憶這一段路...

方案評估與設計的這個過程，充滿了我與大家的對話，並且也應著這些對話大家共同產出了知識和行動，這是我難以忘懷的、深刻的。對大家而言也是一股一同革命的歷程，以下這段話是珮心所寫的：

"做一件從心出發的事"

是我到社區的很重要的體驗  
那件從心出發的事 是"經驗服務的本質"  
沒有任何框架 既定的規則去遵守實踐  
我們慢慢探索 透過遊蕩貼近社區里多一點  
當每個禮拜到社區里成一種生活裡該發生的事  
開始會想念社區遊蕩時接觸的一切  
"情感"這可不是學校可規定出來的

學校訂了再多的條例項目作業寫法 也不比我自己想像的實踐快樂舒服  
上了幾十小時的課 不如 實際進社區裡 真正和方案中所謂的需求者相處  
尋出嗅出服務的熱忱  
我覺得這是服務的本質 沒有學校的控制不用學分的判定  
沒有誰可以叫我去 沒有誰可以叫我不去

是我自己想去想做 所以在那裡

跟著社區居民 快樂的玩無拘束的玩 自主的玩  
玩出了我們的社區故事  
大家都是這齣戲的主角 在我們的生命裡  
所以力量延續  
所以我們還在那裡  
所以我們出現在沙龍聚會

-----  
而在經驗自我主體的學習後 一些反思出現  
沙龍聚會 提到了革命"這個詞 兩個字  
70.80 年出生的孩子 革命似乎離我們好遠  
我們在架構好的溫室中成長  
我們沒有戒嚴時期枷鎖 我們無須學運時期的激情判動  
看起來現在的我們好像沒什麼非得要 必需要反抗的  
因為我們活在最低限度的 完整無憂的世界裡

所以越來越多人不愛看新聞 無心了解國家大事  
可以選擇了解 質疑新聞台的廝殺 或是韓劇日劇偶像劇的噴眼淚灑狗血  
好像後者比較開心 因為那是演戲  
我們可以帶著情緒看完 關掉電視 抽離 討論無關自己生活的劇情

我想我們是不是 正進行種"新的革命"  
我們選擇在社區里 在那裡  
外界看來荒腔走板的學習過程 脫離舊有體制學習的過程  
我們是在體驗的革命 自主的革命 平靜的革命  
革自己的命

釋放情感 學習表現、找尋真正的自我  
推翻一個框架好的世界  
推翻一個架構好世界裡的我  
驗證 自己活在怎麼樣的世界  
自己 怎麼活在這樣的世界  
全篇完。  
謝謝收看。  
那你呢?  
我很想聽聽你(們)的故事

我一直想要用番外篇來說這個故事，但又覺得他才不僅僅是一個番外篇而已。現在我們在社區進入到另一個階段當中，因為生存的需求，我們經歷建制化的過程，回頭看以前屬於「遊蕩」沒有結構的情形，再重新書寫自己行動的時候，我發現我比以前更能夠辨識複雜的狀態，但如果是現在的我，似乎就沒有能力處理當時的情形了，變得會想很多。反觀，以前的我無法辨識這些複雜的狀態時，那種試著尖銳的霸氣和無厘頭的策略，卻幫助我度過難關。而重寫這篇之後，我才又見到這樣的盲點，幫忙我找尋這兩塊的結合。

此外，我也要再說，沒有以前這段故事，我們就不會一起成立「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這是一群以「我們」一起建立起來的協會，而屬於我們這群

社群，我們又該如何一起來看以前，甚至一起看看現在呢？我們究竟還可以一起做一些什麼？繼續做我們在社會工作裡頭的革命吧！